



# 丁玲全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10



丁  
瑾  
全  
集

III

# 丁玲全集

主編 张炯  
副主編 蒋祖林  
王中忱

10

河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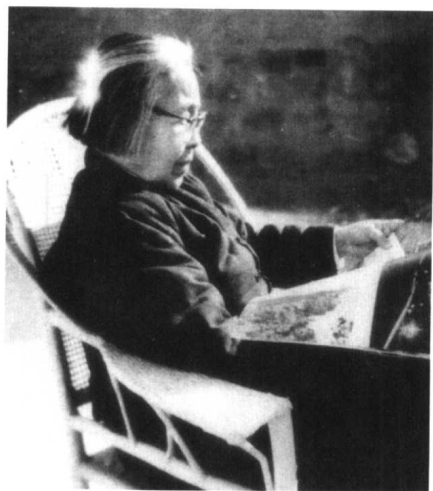
1952年，丁玲在北京家中。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15名为丁玲。



1960年，丁玲在汤原农场畜牧队担任文化教员。这是丁玲(前排中)与畜牧队农工合影。



1978年，丁玲在山西省长治市漳头村。

丁玲  
欧阳山 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  
在夜深人静里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  
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庆祝  
！合能社会需要我讲一大话，笔身材  
押，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你们的文章  
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  
天下午或傍晚，挺请你们来校教，不  
知道可不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

1944年6月30日，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在《解放日报》发表，同时刊登欧阳山的《活在新的社会里》。次日晨，毛主席给他们写了祝贺信。


如繁匡夜擁玄樞扇柳春  
 風早九秋湘蕊凝塵情忽  
 終了情無女堆高止

1933年5月14日，  
 丁玲被国民党特务机  
 关绑架，一时盛传丁  
 玲已遇害。鲁迅知  
 道，作诗《悼丁  
 君》。

啟闕狂喜難記何年別  
 相看舊時容態執手無  
 言說塞北山西久旅所患  
 惟消渴不須愁絕免毫  
 在握廣續前書尚心熱  
 回思時越半紀一語弥  
 深切那日文字因緣注定  
 今生歡更憶錢塘午夜  
 共賞潮頭雪景雲投轄  
 當時兒女今亦盈顛見  
 華髮 六么令

丁玲同志蕙碩傾談喜  
 極作此奉贈

一九七九年五月葉聖陶



1979年5月26日，丁玲看望叶圣陶。叶圣陶喜赋《六么令》词赠丁玲。

# 目 录

## 魍魉世界

### ——南京囚居回忆

- (一) 被捕之前 ..... ( 3 )
- (二) 绑架到南京 ..... ( 6 )
- (三) 两只癞皮狗 ..... ( 10 )
- (四) 去雨花台吗? ..... ( 13 )
- (五) 国民党的神经战 ..... ( 16 )
- (六) 徐思曾的出现 ..... ( 20 )
- (七) 谣言杀人 ..... ( 24 )
- (八) 越墙逃跑吧! ..... ( 27 )
- (九) 死也不容易啊! ..... ( 30 )
- (十) 顾顺章的出现 ..... ( 32 )
- (十一) 欺骗敌人是污点吗? ..... ( 37 )
- (十二) 莫干山的冬天 ..... ( 41 )
- (十三) 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 ( 45 )
- (十四) 母亲呵, 我感谢你! ..... ( 49 )
- (十五) 与姚蓬子为邻 ..... ( 51 )
- (十六) 冯达的打算 ..... ( 55 )
- (十七) 张道藩三碰钉子 ..... ( 58 )
- (十八) 三会张天翼 ..... ( 59 )



- (十九) 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 (63)
- (二十) 母亲呵, 何时再见? ..... (66)
- (二十一) 苜蓿园 ..... (68)
- (二十二) 伤寒病 ..... (71)
- (二十三) 春暖待花开 ..... (74)
- (二十四) 今天是我的生日 ..... (79)
- (二十五) 火车上的邂逅 ..... (81)
- (二十六) 探索 ..... (84)
- (二十七) 希望的阳光 ..... (88)
- (二十八) 回到上海 ..... (89)
- (二十九) 转折 ..... (93)
- (三十) 起飞 ..... (96)

附录一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央组织部《关于为  
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 (101)

附录二 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  
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 ..... (104)

附录三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  
室《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 (107)

## 风雪人间

## 上卷 到北大荒去

- (一) 意外的判决 ..... (113)
- (二) 寂居 ..... (115)
- (三) 悲伤 ..... (118)
- (四) 火柴 ..... (121)
- (五) 何去何从 ..... (123)
- (六) 介绍信 ..... (125)
- (七) 轻装 ..... (128)
- (八) 前进 ..... (130)
- (九) 陕北人 ..... (132)
- (十) 马迪尔旅社 ..... (134)
- (十一) 初到密山 ..... (136)
- (十二) 见司令员 ..... (138)
- (十三) 相会 ..... (141)
- (十四) 李主任 ..... (144)
- (十五) 新的家 ..... (147)
- (十六) 展览 ..... (150)
- (十七) 青年诗人 ..... (152)
- (十八) 拣蛋 ..... (154)
- (十九) 远方来信 ..... (156)

下卷 “牛棚” 小品

(一) 造反派的威风 <sup>①</sup> .....	(165)
(五) 希望在阳光下 .....	(168)
(六) 晒肥场上的遐想 .....	(170)
(七) “你还配睡午觉!” .....	(172)
(八) 禁烟 .....	(174)
(九) 鱼肝油丸 .....	(176)
(十) 任人差使 .....	(178)
(十一) 立竿见影的劳动 .....	(181)
(十二) 把心磨炼出厚厚的茧子 .....	(182)
(十三) 医治我的不治之症 .....	(183)
附录一 一九六九年陈明在五区一队的日记片断.....	(186)
附录二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 事 .....	陈明 (191)
附录三 追叙夜审丁玲 .....	陈明 (200)
附录四 记入狱 .....	陈明 (207)
附录五 三访汤原.....	陈明 (213)

① 《风雪人间》下卷(二)“牛棚”窗后(三)短简(四)别离三节曾以《“牛棚”小品》(三章)为题单独发表,故仍保留发表时原貌,收本全集第六卷。

## 片断回忆

- 关于《战地》····· (235)
- 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238)
- 一点补正····· (245)
- 入党前后的片断回忆····· (246)
- 我的自传····· (251)
- 自述····· (254)
- 遥远的故事····· (256)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263)
- 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284)
- 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 (287)
- 早年生活片断····· (295)
- 早年生活二三事····· (302)
- 上海湖风书店与周廉卿先生····· (310)
- 在宝泉岭农场····· (311)
- 证言笔录····· (322)

# 魍 魎 世 界

——南京囚居回忆



## 一 被 捕 之 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亲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编了一个谎言：说胡也频将去苏联，不能一路同来看她。我一个人在上海无法带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抚养。母亲慷慨地答应承受这个重担。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来比较熟，可以常常来往的沈从文兄妹随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惟一亲近的熟人了。李达曾是平民女校的负责人。我一向是把他当作老师的。他的夫人王会悟是一个热情的女性，一向对我好，而且是最爱护我的纯真的读者。三〇年也频被捕后，他们主动邀我搬到他们家去暂住。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因此，这时我有一些话不便在他们面前说，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

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维，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

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字啊！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我曾经向共产党中央要求去江西苏维埃区。等着等着，后来不被准许，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过去办《红黑》的那一点点经验所能应付的。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刊物只出得两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



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一百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起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